

第八四九次會議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Victor A. BELAUNDE (秘魯)

議程項目七十四

匈牙利問題 (續前)

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報告書 (A/4304) (續前)

一. 蔣先生 (中國)：一九五六年秋，大會曾召開兩次緊急特別屆會。第一次緊急特別屆會處理蘇伊士運河的緊急事件，該事件除涉及其他會員國外，並涉及安全理事會的兩個常任理事國：即法國與聯合王國。第一次緊急特別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已為各方所遵守。法國與聯合王國已確切履行它們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蘇伊士運河緊急事件乃獲解決，而和平亦告恢復。

二. 此刻匈牙利問題的情形則迥然不同。自從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大會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召開第二次緊急特別屆會以來，匈牙利問題迄無改變。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 Sir Leslie Munro 的報告書 [A/4304] 證明了匈牙利本身的情形沒有改變。對於第二次緊急特別屆會的決議案，蘇聯與匈牙利當局均置之不理。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匈牙利實際情況的要點。

三. 第一，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仍被阻止訪問匈牙利。

四. 第二，一九五六年秋進入匈牙利的蘇聯軍隊仍駐留該國境內，根據最近從布達佩斯發出的報導，蘇軍尚無撤離匈牙利的跡象。

五. 第三，鎮壓仍在繼續進行 Kádár 政權以繼續鎮壓作為一項政策。Kádár 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七日——約三個月前——在 Salgótarján 發表一篇演說，曾謂：

“Horthy 於二十五年來對工人們對共產黨，對民主政治所欠的債，Arrow-Crossits 和一九五六年的“英雄”們所欠的債都尚未清償，還有好幾筆賬尚待清算。”

我們不必問報章上關於匈牙利最近及將來可能執行的死刑的紀載是否可靠，從本人方才所徵引的 Kádár 自

己所說的話就可以知道他決心與一九五六年的英雄們進行他所謂的清算。

六. 第四，根據報章報導，匈牙利正在再度推進農業集體化運動。

七. 最後，匈牙利今日宗教方面的情形如何？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有一家共產黨報紙 Csongradmegyei Hirlap 曾說：“反革命事件妨礙了我們對宗教作有系統的鬭爭”，但是“時機業已成熟我們必須予以痛擊”，本人想我們有理由認為匈牙利問題自從一九五六年秋以來迄無改變。

八. 此時情形既與一九五六年相同，我們過去通過的各項決議案既均未生效，大會在此時不應將這整個問題置之腦後。匈牙利問題有一項特點：這問題是許多代表——包括本人在內——不能忘記的一個問題，我們的良心不容許我們忘記。蘇聯軍隊繼續駐留匈牙利以及 Kádár 政權繼續進行鎮壓使我們不能忘記這個問題，即使我們想要忘記亦不可能。最重要的是匈牙利人民本身不能忘記這個問題。

九. 蘇軍繼續駐留匈牙利和繼續進行鎮壓顯是為應付匈牙利實際情況所必要的。人民不能忘懷於他們的革命，即使他們在行動或言論方面不能公開革命。蘇軍的繼續駐留匈牙利乃是匈牙利國內情形所必要。沒有蘇軍，Kádár 就無法應付。祇要匈牙利人民不忘記為爭取自由而鬭爭，我們就不應當忘記此事。倘若我們忘記了，那就是對憲章的原則不忠實。我們如果忘記了匈牙利發生的悲劇，那就是損害了人類自由的前途。雖然就短期的成就而論，大會顯然不能獲得多大的效果，但是儘管如此，本人認為我們必須記住匈牙利事件，並應以通過我們當前這項決議案 [A/L.273] 來表示我們的繼續關注。

一〇. 近年來蘇聯會利用一切宣傳媒介，及一切機會不論在聯合國內或在聯合國外，一再不斷高唱各種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和平共存的論調。讓我們以匈牙利事件來測驗蘇聯這項主張。蘇聯是否認為它可能或允宜與 Imre Nagy 的匈牙利及自由戰士和平共存？不能。蘇聯認為它不能也不宜給 Imre Nagy 的匈牙利及自由戰士以和平共存之權。為什麼不能？蘇聯發言人在聯合國內外曾告訴世界人士說，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革命是由封建地主、法西斯主義者以及 Horthy

黨羽所發動的反革命。爲了進行討論起見，不妨利用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來假定 Imre Nagy 的匈牙利確係地主及 Horthy 黨羽的工具。根據此項假定，我們至少可以說蘇聯所謂和平共存不包括與假定爲地主及法西斯主義者所控制的政府的共存在內。對於這種政府，蘇聯覺得它有權實行軍事干涉。本人希望大會能注意到蘇聯的和平共存主張並非無所不包的。在事實上，它是有限制的；它不包括蘇聯所不喜悅的某數政府在內；誰能斷定蘇聯將於何時宣告某一政府——不論其在西歐，或南北美或亞洲或非洲——係地主或法西斯主義者所控制的政府？對和平共存主義加以這種限制，的確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重大威脅。

一一．讓我們更密切地研究一下匈牙利的情勢。一九五六年暴動的真實性質如何？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會說：

“此次事變自始至終係由學生、工人、士兵及智識份子領導，其中有許多係共產黨員或以前參加過共產黨的人。革命期間提出的大多數政治要求都包括下列一項：民主社會主義應爲匈牙利政治制度的基礎，又土地改革等社會成就應予保護。從未有人提議使戰前時代的人物重握權力或重入政府。”〔A/3592，第七八五段(ii)。〕

這是我們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判斷，事實上一九五六年秋的事變根本與地主或 Horthy 黨羽無關。

一二．在十月及十一月危急時期出任匈牙利總理的 Imre Nagy 本人曾經一度爲共產黨要員。他祇是暫時被 Mátyás Rákosi——此人甚至不爲 Mr. Khrushchev 所喜——排斥。當匈牙利工人黨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改組爲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時，Imre Nagy 與 Kádár 同爲政治局委員而社會主義工人黨當然是今日布達佩斯的執政黨。因此將 Imre Nagy 稱爲反動派實是顛倒是非。他和他的同志是真實的社會主義者，有人會稱他們是真實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的罪惡並非反動，而是脫離蘇聯所規定的路線。蘇聯所宣告的和平共存主義排斥像 Imre Nagy 及其同伴所希望爲匈牙利實施的偏差主義及修正主義。我們在這裡又發現加諸和平共存主義的另一項重要限制。

一三．我們似應注意蘇聯的和平共存主義在匈牙利受到的這種嚴厲限制，而且本人還要說倘若我們中有人以爲這種限制僅適用於匈牙利而不適用於其他可能的受害者，那是非常不智的。

一四．和平共存主義，照蘇聯所實施的情形而論，至少以匈牙利爲例，是與聯合國的憲章不符的。蘇聯的和平共存主義是主人與奴隸的共存。僅在奴隸順從的時候才有和平。這是實行帝國主義的一個工具。我們必須說明中國代表團投票贊成當前這項決議草案是表示我們擁護憲章的原則，並反對蘇聯式的共存。

一五．Mr. DE FREITAS-VALLE (巴西)：當我們再審議這個項目時，本人原想不必說出這次辯論不會改變匈牙利現有情勢的悲觀話——本人恐怕此間多數代表都有此想。不過此種悲觀論調不應使我們沮喪而不真誠審議這個問題。正好相反，本人認爲此項討論是不可少的，即使由此達成具體效果的希望很少或根本沒有。若讓這個問題在沉痛的靜默中消失的話，那就等於聯合國因不採取任何行動而寬恕壓制匈牙利人民的行爲。

一六．在過去數年內，巴西代表團已明白表示它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我們特別重視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變及嗣後該國領土的被佔領。那次事變所表現出的英勇故事已使巴西人民對於匈牙利人民爭取獨立的鬪爭深致敬意。可是，我們關注匈牙利人民的痛苦並非僅僅由於我們敬慕他們的英勇精神，實有更爲深刻的意義。此事涉及一國人民有權自由生活和不受干涉的一項重要原則。巴西過去譴責，今後也要繼續譴責不顧一國人民意志而強使其接受任何政府形式或任何政治制度的行爲；在這一點上，匈牙利的目標亦即我們的目標，而且凡是承認自由並非空談的一切國家都應該共同一致。

一七．大家都知道各大國間達成協議似乎不再是無法做到，一種商談氣氛已在逐漸形成。這種吉利的消息無疑地使我們產生一種新希望。可是我們同時又在大會會議廳走廊中聽到有人說，爲促進和平共存起見最好聯合國永遠不再討論匈牙利問題。儘管我們重視國際合作與諒解的展望，但是我們必須拒不同意犧牲匈牙利便可促進各大國間和平的那種暗示。我們採取此項立場並不單是根據道義或法律上的理由，我們還記得不能犧牲弱小國家而獲得世界和平的一項顯著的歷史事實；這種“和平”不能持久，其潛在的緊張因素隨時可以爆發而釀成新的衝突。我們所盼望的是一個真實的與持久的和平，而不是一剎那的和平的幻覺。雖然我們竭誠希望冷戰變成一個陳跡，但是我們亦非常盼望嗣後產生的新世紀將能保證恢復匈牙利和全世界的自由。

一八。本人在數日前曾根據了上述理由贊成將匈牙利問題列入大會議事日程。我們要向 Sir Leslie Munro 致謝忱，他的報告書說明了他執行聯合國給他的任務的各項努力。本人將投票贊成二十四國決議草案(A/L.273)自不待言。

一九。Mr. SCHURMANN (荷蘭)：當荷蘭代表團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投票贊成由它聯合其他代表團共同提出的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時，它的心情並不愉快，亦不抱有任何重大希望。

二〇。我們當時所以感到失望是因為安全理事會與大會都已證明無法挽救匈牙利人民，使他們免受外國及其本國少數政客對他們的壓迫，這些政客憑藉該強國的協助維持他們的政權。我們的缺乏希望是由於蘇聯及在蘇聯軍隊保護下取得政權的匈牙利人一貫地拒絕遵守大會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以來通過的十項決議案中任一個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會一再促請這兩個政權停止對匈牙利人民採取苛刻和壓迫行動——違反國際法、正義及道德的公認標準及原則的行動。

二一。不僅如此，匈牙利當局堅決封鎖該國邊界，阻止其國人逃亡，並不讓聯合國人員入境，包括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決議案一〇〇四(緊特二)，十一月九日決議案一〇〇五(緊特二)及一〇〇六(緊特二)，十一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一一二七(十一)及一一二八(十一)，十二月四日決議案一一三〇(十一)及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一一三一(十一)所提及的聯合國觀察員；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建議親自前往布達佩斯的祕書長；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決議案一一三二(十一)所設置的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以及大會以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一三三(十一)請根據過去通過的各項大會決議案設法達成聯合國目標的匈牙利問題特別代表 Wan Waithayakon 親王。

二二。相信蘇聯政府及匈牙利當局會准許新任聯合國代表 Sir Leslie Munro 入境甚至願意和他進行討論，無異是相信他們業已改變了心腸。因此，荷蘭代表團對於他們拒絕與 Sir Leslie Munro 發生任何接觸並不驚異：這不過是他們對此事一貫採取的消極抵制態度的另一個例子而已。

二三。可是，更嚴重和駭人聽聞的是聯合國代表報告書證明了儘管匈牙利當局發言人多次聲明參加一九五六年十月事變者的審判與執行死刑此刻已成過去，但“人民法庭”仍在審判參加那次事變的匈牙利愛國志士將他們判死刑並予以執行，而且匈牙利當局在

這樣做的時候所採的程序“並無文明國家所公認的刑事審判中應有的最低限度的公正保障”〔A/4304,第三十五段〕。

二四。當然，蘇聯與匈牙利當局不承認這些陳述是正確的，而且我們在今晨再度聽到此種否認。但是本人要問：在拒絕提出任何情報，拒絕讓有權確定事實真相的任何人入境的情形下單是提出否認能使我們相信嗎？祇要匈牙利仍舊是一個關緊的牢籠，在裏邊的人不准外出，在外面的人不許入內，聯合國各會員國就不得不接受一項結論，認為匈牙利仍和從前一樣繼續在侵害人權。Sir Leslie Munro 報告書中所提及的否認工會權利就是這種侵害人權的一個實例。

二五。這些壓制情事的繼續存在使大會有予以譴責的義務，不論多少次提到大衛營精神都不能使我們避開這種義務。倘若大衛營精神對於那些侈談此種精神的人果有任何意義的話，那末就讓他們依照此種精神採取行動，並履行他們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以鬆弛國際緊張局面。

二六。以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為根據的各項論據也不能使我們信服有些代表團在遇到這條規定適合它們的目的時就竭力加以強調，不適合它們的目的時，就完全不予置理。匈牙利的情勢是由一國顯然違反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的規定對一個鄰國的政治獨立使用武力所造成的。因此，我們不能說這是在本質上屬於匈牙利內政範圍的問題。

二七。荷蘭代表團根據這些理由，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文件〔A/L.273〕所載的一項決議草案，並將投票贊成該草案。

二八。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我們目前的辯論起源於大會第十三屆會對匈牙利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大會在該決議案中宣告因鑒於蘇聯與匈牙利政府繼續漠視大會決議案，故聯合國將繼續據有匈牙利情勢問題。同一決議案並指派紐西蘭 Sir Leslie Munro 代表聯合國就有關實施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之重要發展情形向各會員國或向大會具報。Sir Leslie Munro 業已執行大會委託他的這項任務，而他的報告書此刻已在我們面前。

二九。本人要代表聯合王國代表團向 Sir Leslie Munro 表示感謝，因為他不辭勞苦地盡心盡力執行此項勢必無益的任務。在他的報告書開始部份所徵引的往來信件中可以看到 Sir Leslie Munro 曾誠懇地想

與蘇聯及匈牙利政府建立某種工作關係，俾得更順利地執行聯合國所給與他的任務。我們亦看到他已根據大會決議案來盡力搜集關於匈牙利重要發展的各項情報。他所獲得的情報均經以縝密及客觀的態度向我們提出。我們認為匈牙利代表今晨對 Sir Leslie Munro 最近陳述中他所不同意的幾點加以指責實是不適宜的。本人想大家都能同意 Sir Leslie Munro 接受了大會派他擔任的這項任務，而在執行任務時遭遇到種種挫敗，自不免隨時表示感想，這種感想必正是大家所共有的。

三〇。這件報告書並非一個冷戰文件。匈牙利當局所提出的各項聲明與解釋——並非向聯合國代表提出，而是在各次公開宣告中提出的——均詳載於報告書中，即使在 Sir Leslie Munro 覺得根據其他證據不得不表示異議時，亦不予漏去。我們對於 Sir Leslie Munro 在非常困難的情形下提出此項縝密和可信的報告書要表示感激之意。他的確獲得我們在將來的信任。我們希望他繼續擔任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的職務。

三一。本人相信這個報告書使讀者獲有三個重要的印象。第一，蘇聯與匈牙利政府繼續不理聯合國關於匈牙利問題的各項決議案。三年來聯合國曾促請這兩國政府改變因壓制一九五六年十月事變而對匈牙利人民所施行的殘酷措施，那次事變表示匈牙利人民一種自發的酷愛真正自由的熱忱，而且這種熱忱至今仍為這個勇敢與偉大的民族所保有。故聯合國應該關注這種為我們大家所贊同的，瞭解的願望。

三二。報告書給我們的第二個印象是匈牙利政府堅決拒絕與聯合國所指派的代表有任何合作。丟開禮貌問題不談，本人必須坦白地說照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意見，在這個改進國際關係的時期中並鑒於匈牙利政府獲得政權的經過，該政府竟然拒絕給聯合國代表最低限度的情報與便利乃是一種不合時宜之舉。該國政府一貫地拒不接受聯合國代表訪問匈牙利的請求，俾獲大會指令他搜集的情報。該國政府倘沒有什麼要隱藏的話，為什麼不讓他看看和報告呢？

三三。本人相信蘇聯與匈牙利政府可以看出，它們如有願意將和平共存與國際合作原則適用於聯合國關於匈牙利問題的決議案的任何重要表示，大會是極端歡迎的。它們所採取的相反途徑不但對於聯合國的願望構成一種障礙，並且與國際情勢的一般趨勢不合，本屆會已充分顯出，整個世界非常重視此項趨勢。

三四。報告書給我們的第三個重要印象是匈牙利政府仍在實行壓制辦法以維持它的權力。Sir Leslie Munro 坦白承認，他在擬具報告書的這一部份時並不完全證實所獲的情報，這是因為匈牙利政府堅決拒絕他訪問匈牙利的緣故。可是，這並不就使報告書所根據的一般情況或詳細事實成為不足置信。大部份資料是根據匈牙利當局本身所發表的聲明，或是從這些聲明中可以正當獲得的推論。

三五。關於許多卓越的匈牙利作者因犯所謂對匈牙利人民的罪行而被禁獄中及其中有若干人被判終身徒刑的事實是經匈牙利司法部承認的。

三六。報告書證明了大家都已知道的此時仍有人在受審及被處死刑，此種消息常是匈牙利公共新聞媒介透露出來的，聯合王國政府相信實情確是如此。我們聽到還有繼續執行死刑的可能，加上 Mr. Kádár 於十一月三十日所作關於匈牙利人民“仍須與反革命份子清算許多舊賬”的聲明，深感不安。該項聲明顯然含有惡意，自為整個世界所注意。

三七。本人還要說明，匈牙利政府一面指責 Sir Leslie Munro 的報告書係根據道路傳說，一面拒絕給於報告書作者以證實這些情報的種種便利，實是非常不合邏輯。

三八。雖然，個別新聞報導無法證明是否真實，但是從這些報導中可以明白看出此刻仍在繼續進行的審判情形，一個會員國政府竟然不管大會各項決議案繼續以拘禁及處決政敵的手段來維持它的權力並以極大力量來懲戒、迫害及消滅不同意它的或在政治上反對它的人，聯合國對於此種情形不能漠不關心。

三九。本人要提及匈牙利問題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大會曾一再促請蘇聯撤退其在匈牙利的軍隊。正如 Sir Leslie Munro 在報告書中正確指出的，這些軍隊的撤退“無疑地將被聯合國全體會員國認為對於該項情勢的正常化大有幫助”。〔A/4304，第二段〕。因此，聯合王國代表團聽到關於 Mr. Kádár 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布達佩斯所發表的一篇演說的報導，深感遺憾，他在那篇演說中為蘇軍駐留匈牙利作辯護，使人無法抱有撤兵的希望。Mr. Kádár 竟然說出下面一段話，本人也並非對它唯一表示訝異的人：

“今日蘇軍的駐留匈牙利並非基於國內政策上的理由，完全是因為某種國際問題仍未解決之故。”

這不是蘇軍於一九五六年進入匈牙利的理由，而且根據我們所獲情報大會儘管有請它們撤退的許多決議案，今日蘇軍仍駐留匈牙利原因亦不在此。

四〇．據我們的判斷，在這一情形下，聯合國顯然應當再度利用這個機會來就匈牙利問題發表意見。不論是在總務委員會內對此事列入議程的辯論、在全體會議的辯論以及我們此刻進行的辯論都明白地證明絕大多數代表團的意見仍極堅決。它們依然相信聯合國有關注匈牙利境內情形的義務。我們至少應當對繼續不顧大會決議案的情形表示不滿，並促請匈牙利政府和我們的代表 Sir Leslie Munro 進行合作。這便是聯合王國會同其他二十三個代表團提出此項決議草案(A/L.273)的用意。此項決議草案係經縝密擬定以免有似乎偏激和不適當的辭句。

四一．大會採取此項行動並不是贊許在“冷戰”中作某種挑釁行為。這祇是依照過去各項決定並與匈牙利悲劇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決議草案以溫和辭句所欲反映的一種深刻情緒相符合的行動。我們希望此項決議草案能像過去通過的各項決議案一樣獲得大會極大多數的支持。

四二．Mr. KUZNETSO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和若干其他國家代表已多次指出將所謂匈牙利問題列入本屆會議程是公然違反禁止干涉各國內政的聯合國憲章。若干代表團濫用它們的地位，強使大會作此種討論，祇能使人表示遺憾，這種討論對於和平有損，並且妨害聯合國的信譽。

四三．最近我們看到全世界人民對於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先生訪問美國並與艾森豪總統及若干其他美國政治家會談，都表示深切關注。我們都記得蘇聯政府元首在本屆大會〔第七九九次會議〕中所作陳述，當時他提出一個普遍徹底裁軍的提案，所有各國人民一致歡迎該提案，認它是一個偉大的和平方案。

四四．在蘇聯政府元首訪問美國期間，艾森豪總統曾在一次演說中說蘇聯與美國領袖的晤談可說是一個新世紀的開始。這話真是很對，因為蘇聯政府元首訪問美國及其與艾森豪總統的會晤為國際關係新世紀打開了一個途徑。

四五．我們欣悉一切國家內採取現實態度的人們——美國的情形亦復如是——均相信現有的思想和社會方面的紛爭不能阻止我們共同攜手為世界的永遠和平而鬭爭，正如這些紛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能阻止我們成為堅定的盟友一樣。這種態度成了一種在

國際關係上進行更密切合作的有利條件，俾維持及鞏固和平，並再行擴大在各方面的接觸，而這種態度業已發生效果。

四六．我們可以舉出蘇聯與美國代表團就本屆大會議程上若干重要項目——特別是關於裁軍問題——的認真合作所獲得的積極效果，作為例子。美國與蘇聯的認真合作也大大地幫助了達成關於南極問題的協定。由於最近在莫斯科和華盛頓舉行商談的結果，此刻在科學及技術、文化和藝術方面交換經驗的合作已有良好的展望；特別是關於蘇聯與美國在核物理學方面工作的科學家經常交換科學情報問題也已達成一項協議。

四七．一切具有誠意的人均歡迎此種國際關係的改變和各國間有效合作的建立。這種情形是可以瞭解的。因為各國人民對於“冷戰”都已厭倦，看到溫暖的氣候已經開始，自然很高興。

四八．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無須強調一切政府、一切政治家及公務人員都有義務以各種方法來加強國際情勢的最近改善，關於這一點，蘇聯政府首長於十二月一日在布達佩斯所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曾說：

“一切抱着現實態度的政治家此刻都知道國際緊張局面已見鬆弛。從此以後，每一位政治家和每一個國家必須幫助進一步改善國際情勢並消除緊張局面。他們必須解決一切難題，並掃除在“冷戰”時期所造成的並阻止國際情勢正常化的一切障礙。”

四九．在蘇聯政府這方面，它正在盡力使“冷戰”解凍的工作加速完成。可是，我們覺得很抱歉，因為我們看到在西方國家中仍有人——包括對外交政策有影響的人——拒絕承認這種國際氣氛的改善並妄談陳腐的“實力地位”政策。他們不喜歡大衛營精神，國際合作的精神。正如蘇聯政府首長所說，這些人此時覺得他們進退失據，並正在掙扎，俾維持他們所慣常認識的“冷戰”氣氛。

五〇．這些贊成陳舊的危險的外交政策途徑的人們拒絕承認有以商談方式解決國際問題的必要，而且也不願意將各國間的關係建築在一種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面。在事實上，他們反對和平合作，贊成軍備競賽並保持國際緊張局勢，不管其所生一切影響。

五一．將所謂匈牙利問題提出於聯合國的這個新陰謀——這是由美國代表團主動的——顯然是送給反對國際情勢有任何改善的惡勢力的一種禮物。

五二．美國代表今日的陳述無非證明了本人方才所說的話，就是說他們要提倡“冷戰”精神並阻撓有效合作的進展。大會對於本屆會議程上的真正重要及迫切問題的注意力因此分散。

五三．本會場中是否有人能捫心無愧地說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充滿“冷戰”精神的美國代表今日所作的陳述——將有助於國際情勢的改善？

五四．任憑大家如何侈談關於匈牙利問題的聯合國決議案——這些決議案無論如何是不合法的——不論 Sir Leslie Munro 寫了多少信件——他的信件顯示出他曾受人所共知的某一部門的影響——均不能幫助那些反對鬆弛國際緊張局面的人們掩飾他們以向聯合國提出匈牙利問題的方法來設法促進的真正目標。更為愚蠢的是發動這種陰謀的人要想將他們行動的責任推諉給蘇聯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這正如我們的成語所說“硬將病人的頭裝在好人身上”。

五五．美國代表要想做的一樁事就是以蘇聯國務院主席赫魯曉夫先生在匈牙利發表的一篇演說來替他對一九五六年事件的解釋作辯護。美國代表要想製造一種印象，就是蘇聯政府首長在他向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屆會所作陳述中會對一九五六年事件作一種新的看法，這種看法據說與 Mr. Lodge 本人的看法相同。但是我們不難證明這些話——故意歪曲蘇聯政府首長陳述的原意的話——無論如何不會幫助對匈牙利問題發動這類紛爭的人來混淆黑白。

五六．這種顯明的手段當然不能欺騙任何人。有一句俗話說滴水穿石，但是真理不但可以穿石，且能穿鐵。大會此刻既已被牽入這項討論，那就必須對所謂匈牙利問題的歷史作一簡短的檢討，俾明真相。蘇聯代表團完全同意匈牙利代表在他的內容充實的陳述中所說明的經過。

五七．在本人這方面，本人要一提蘇聯政府首長赫魯曉夫先生在訪問美國期間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所作的一項聲明。

五八．Mr. Lodge 曾陪同赫魯曉夫先生作橫貫美國旅行，他應當記得蘇聯政府首長對那些要想干涉匈牙利內政的人所作答復。在上述那次聲明中，蘇聯政府首長赫魯曉夫先生說：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有它本身的憲法、法律和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合法政府。這個國家正在自由地發展並且在建立社會主義的工作方面進行

非常順利。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發生了什麼事呢？那邊的反民衆份子發動了一次叛變，他們不願讓工人掌握權力。受國際反動勢力鼓勵的匈牙利反革命運動試行推翻社會主義政權。這些陰謀份子利用西方國家供給的武器，並遵奉同一來源的指示。這些反革命份子在布達佩斯攫得政權數日後即開始肆行橫暴，毀損財物，殘殺忠實份子。在這危急之際，由 János Kádár 領導的匈牙利革命政府就向我們求援。我們允其所請，而且我們覺得這樣做是很光榮的。我們倘不幫助 János Kádár 所領導的人民政府，法西斯蒂主義者可能已在匈牙利奪得政權。我們在匈牙利人民對法西斯蒂叛徒的鬭爭中給他們兄弟般的協助就是履行了我們的國際義務。”

我們還要補充一句，即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為救平由國際反動派支持的法西斯蒂叛變而採的行動完全符合匈牙利在一項和平條約上所負的義務，這項條約規定它在國內不得容忍任何法西斯蒂組織的存在或活動。

五九．這便是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發生的真實情況。

六〇．因此，匈牙利人民於一九五六年明白而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們的意志。匈牙利工人不願意將目前已屬於全體人民的工廠及設備還給剝削他們的人，匈牙利農民不願意將他們從人民政府獲得的土地還給 Esterházy 和與他們同類的人。

六一．匈牙利人民在迅速地修復了反革命叛徒在外國支持下所作的種種破壞以後，他們已於發展經濟文化及提高福利水準方面有了長足進展。一九五八年工業生產總額較一九五六年超出百分之二十五，並較一九四九年超出三倍有餘。他們預期一九五九年的工業生產量將較一九五八年超出百分之十二。

六二．最近召開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屆大會業已核准全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新計劃，根據該計劃一九六五年年底的工業產量較一九五九年至少將超出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而農業產量將超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二，讓所謂自由世界國家——它們的代表們竟然大膽地稱匈牙利為一“殖民地貧民窟”——來比一比匈牙利人民業已獲得的及正在為將來計劃的經濟發展的速率。

六三．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敵人們基於顯著的理由，特別對於蘇聯軍隊駐留匈牙利一事表示不滿，並

將它們恢復小資產階級制度的希望寄託在蘇軍從該國的撤退上，大家都知道，蘇軍駐在匈牙利是應匈牙利政府的請求，並是遵照華沙條約，以保證條約各當事國的對外安全。蘇聯政府及華沙條約各當事國政府曾向屬於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西方國家提議，同時及互相將外國軍隊從外國領土撤退。

六四．關於這一點，讓本人引用蘇聯政府首長赫魯曉夫先生在訪問美國期間所作的一項陳述：

“讓我們同意將你們的軍隊和我們的軍隊撤回本國境內，然後讓我們看看將有何種情形發生…你們同意麼？讓我們簽訂一個關於撤軍的協定。讓這些士兵回家。他們的母親和情人將多麼開心呀。你們同意麼？”

但是，對於這項提議當時既沒有答復，嗣後亦一直沒有答復。

六五．匈牙利人民自己選擇他們本身的制度與政府，並不要得任何人的應允或祝福，而且他們能夠充份保衛他們的制度，對付任何敵人。

六六．大家可以看出，這正好是西方國家的人民所不願意的事。在美利堅合眾國及若干西方國家內仍有人堅決地拒絕承認每一個國家人民應有按其本身意志來調整他們的生活的正當權利。另有許多有勢力的人因為仇恨社會主義而弄花了眼睛，以致不瞭解，也不願承認今日世界上各個力量的真實關係，或是在一種錯誤的觀念下自尋煩惱而不能鑑別共產運動的力量，這些人違反了理智，不顧現實，他們準備作孤注一擲，發動陰謀和部署行動，企圖扭轉歷史的狂潮。

六七．許多人一定記得在大會過去數屆會中蘇聯代表團及若干其他代表團曾提出關於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作顛覆活動的充份證據。

六八．關於這一點，我們要一提美國國會於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通過的公法六六五，該法規定每年撥款一萬萬美元，以充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之需。該法第四〇一款規定如下：

“…本款所列經費專供現在居於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國或從此等國家逃亡並經過挑選的人民之需，俾將其編入擁護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之軍隊，或為其他目標…”

在這項法律的規定下，有許多移民團體例如反蘇組織“NTS”等曾在美國獲得庇護並得大量物質協助。這些團體的分子都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犯了罪的亡命之徒。美國正用大量金錢來維持反動破產政府以及殘餘政權，例如已被人民打倒的蔣介石幫等。

六九．同時有許多可稱為美國土製的組織如東歐人民自由十字軍，美國解放俄國人民委員會和其他若干組織正在積極對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七〇．我們要問凡此種種是否與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相符，或這種政策是否能加強各國間的互信。

七一．事實上，美國國會於一九五九年七月所通過的規定遵守所謂“淪陷國家週”的決議案是否為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的一個實例？該決議案向一切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提出反抗各該國現有政府制度的呼籲。該決議案特別說明東歐各國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願望必不可消逝，這對於美國本國的安全至為重要。關於這一點，各國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願望就是指的在東歐消滅現有社會主義制度。

七二．我們還可以提及在美國參議院指示下擬具的若干報告書，如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發表的標題為“西歐”的第三號報告書，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的標題為“美國外交政策之基本目標”的第七號報告書以及其他許多報告書。雖然這些文件承認必須舉行商談，俾就最重要的國際問題達成協議，但它們欲為實力地位政策作辯護，並擬訂破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制度的各種計劃。

七三．關於這一點，我們似可一提另外一個文件，標題為“國家安全與和平”，是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最近發表的。該文件又將早就不值一提的“解放被奴役人民”的話當作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

七四．由此可見美國有些集團要想對那些不願追隨美國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我們必需從這個觀點來審議所謂匈牙利問題。若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論及西方國家干涉他國內政問題以及它們欲使他國人民接受它們本身的小資產階級的秩序問題。

七五．但是，為匈牙利問題叫囂得很起勁的人難道真的相信，在聯合國中討論能夠促成消滅社會主義者在匈牙利的成就並在該國恢復 Horthy 政權嗎？Mr. Lodge 是否真正相信各社會主義國家會合作消滅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成就嗎？

七六．本人想提出這個問題的西方國家代表本身並不相信他們的提議是合理的。他們採取這個行動無非是要安慰一些反動集團，這些反動集團對於它們在一九五六年所遭遇到的挫敗尚不甘心。

七七．關於這些龐大的計劃我們可以說一句話。就是這些計劃永遠不會得到什麼效果，而發動這些計劃的人徒然浪費時間與大量金錢，一無意義。蘇聯政府首長赫魯曉夫先生對於各式各種自命為“解放者”的人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幼稚的挑釁行為的人會提出一個明白的答復。他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莫斯科舉行的一次會議中所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曾說：

“我們已經並將繼續告訴帝國主義者，我們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堅強的，不能破壞的。我們不受你們一切挑釁行為的影響；我們堅決地譴責這些行為並坦白地說你們永遠不能達成你們所標榜的目標！蘇聯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將很有信心地，堅決地循它們自己的途徑向着它們的偉大目標前進；它們將堅決地努力鬆弛國際緊張局面。”

七八．數日前蘇聯政府首長在布達佩斯就同一問題發言時曾講過下面一段話：

“我們在將來將繼續為和平共存、澈底裁軍及普遍安全而奮鬥……對於那些依然要想煽動“冷戰”的火焰和計劃“根據實力地位”作活動的人，我們要再說一遍，玩槍弄棍對於他們是沒有幫助的。大家都知道，一根棍棒有兩端，倘對社會主義國家舉起一端，另一端必定會落在玩弄棍棒的人自己的頭上。”

七九．這便是我們的答復。匈牙利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立場都很堅定並將永遠堅定下去。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對於他們敵人的陰謀正在密切注意並在提高必要的警覺。他們隨時準備對妨礙他們在自己選擇的途徑上前進的任何企圖予以迎頭痛擊。社會主義的敵人倘能早一點瞭解這種情形，他們就能早一點以和平共存原則來處理他們與其他各國間的關係而保證持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也就能早一點實現。

八〇．社會主義國家雖在確實地保衛逐漸獲得國際承認的和平共存原則，但是它們絕不勉強各資本主義國家接受它們的意見而且它們要求同樣的待遇。我們無意干涉別國的內政，我們有權要求其他國家亦同樣地避免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

八一．聯合國——我們要靠它促進和平的聯合國

——倘能早一點放棄像目前討論的這種挑釁問題並能鼓足勇氣徹底地永遠地消滅本組織內的“冷戰”氣氛，那就有利於它的本身及全世界的和平。

八二．蘇聯代表團當然要投票反對所謂匈牙利問題的決議案。

八三．Mr. BERARD（法蘭西）：本年度有五十個代表團正式投票贊成將標題為“匈牙利問題”的項目列入大會議程。正與前幾屆會一般，祇有蘇聯和通常與它一致投票的國家投票反對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因此，我們很可以說大多數會員國仍認為在本年度匈牙利情勢問題依舊值得大會審議及討論。

八四．這並不是像某方所說的屬於冷戰的另一方面而且就法國代表團而論，它很希望本年度不再有任何情事應予討論。很不幸的，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有些說話很有份量的人已在這個講壇上表示有討論這個問題的必要，本人認為不必再就這一點加以申述。

八五．大會在幾天前已獲有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 Sir Leslie Munro 的報告書；由於工作情況的使人沮喪和困難，該代表此項工作是值得我們嘉許的。報告書及其附載的大量文件又證明了所謂匈牙利問題是純粹的內政問題因此不屬我們討論範圍的話是不確的。

八六．我們此時所審議的情勢起因於一項外國干涉行動，而此項行動撲滅了旨在擺脫外國干涉的一項運動。雖然在近數月來干涉的性質已有改變，但是事實上它的影響尚未消失，而法國代表團——它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堅決立場是為大會所深知的——認為在這個特殊的情形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是不適用的。

八七．Sir Leslie Munro 在他的報告書中證實了我們所有關於匈牙利情況的情報——多數是從官方得來的。他引用大會第十一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一三三（十一）的確切措辭來說明由蘇聯武裝干涉強迫匈牙利人民接受的政權仍在繼續控制匈牙利。正如本人所說，近來已有一種改變，外國軍隊顯已不很露面。但是這些軍隊仍在那邊，而它們的駐留增加了該政權所加諸人民的壓制，這些人民業已明白表示一有機會便將反抗。自從赫魯曉夫先生於六月間訪問布達佩斯以來，蘇聯對匈牙利政府的控制確已較不顯著。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在匈牙利政府中到處可見的與部長及高級官員並肩出入的蘇聯技術顧問們業已改組為專門委員會，而且蘇聯傳譯人員也已大量減少，這亦

是確實的，但是這種虛偽的改善似乎並非由於統治者決心根據人民的願望放鬆管制，而是因為目前的政權態度馴良的緣故，克里姆林宮顯然仍舊掌握着實權，而且透過了經濟互援委員會，匈牙利經濟的依賴蘇聯比較其他社會主義國的依賴程度更深。

八八。儘管有匈牙利領袖所作的各種努力，匈牙利政權的比較穩定局面也顯然不是由於黨及工會——照當地所用術語工會為黨與工人間的轉動帶——採取的行動，而是依靠武力——即匈牙利國外的力量——所造成的。事實上，不論在過去與目前蘇聯軍隊的駐留匈牙利乃是一項決定因素，因為它擔保不再發生任何公開的反抗運動。儘管外國軍隊的人數已見減少——此刻顯然僅有五師——儘管有四月七日的駐防協定——根據該項協定外國軍隊不再有維持秩序的權力——每一個匈牙利公民都知道祇要略有騷動就必然會引起進一步的干涉。我們有蘇聯與匈牙利領袖關於這點所作的許多聲明，本人此時僅徵引其中最近發表的一項，以資證明在這方面無論如何並無重大的改變。

八九。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日 Mr. Kádár 在 Győr 會說：

“無疑地將來總有一天蘇聯軍隊將離開匈牙利，但是無論如何人民的敵人休想乘機作亂，因為我們的國家很強大並有雄厚的防衛力量來保護人民政府。”

他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其向匈牙利共產黨第七屆大會所提報告書中再度說明蘇聯軍隊將繼續駐留匈牙利祇要國際情況有此需要。

九〇。蘇聯政府首長最近在本年十月間訪問北京時會重彈舊調說，倘若侵略者想來干涉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俾使它們改弦更張回到資本主義的途徑的話，社會主義的陣營有足夠的防衛力量來對付。

九一。在早先數屆會中，法國代表團會暢論蘇聯政策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問題，本人僅再提到大會決不可作任何表示，承認生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下的人民即使不喜歡這種制度亦不復有權予以更變或竟予取消的原則。此刻重提這話似更有必要，因為匈牙利共產黨第七屆大會——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該大會正在開會——會使全世界知道此時它已成為匈牙利獨一無二的主宰，並向那些不滿意的人——這些人為數甚多，但在事實上缺乏組織——暗示倘若他們指望依靠國際協助的話，那末他們一定會上當的。

九二。匈牙利宣傳機關繼續在散播顯明的政治性的謊話。我們聽到令人作嘔的匈牙利共產黨愈變愈強大的話，其實，該黨黨員四十六萬人僅佔 Mr. Kádár 本人稱為“Rákosi 派”的政權崩潰時黨員人數的半數。再者，該黨為證明它是無所不能及無所不包起見對它在召開大會前夕所吸收的少數新黨員大捧特捧。例如，國家元首及小自耕農黨領袖 Mr. Dobi 最近加入共產黨，以及勞工部長 Mr. Kishazi 亦已加入，Mr. Kishazi 在不久前曾拒絕參加 Mr. Kádár 的黨。不須說，這些最近入黨之事並不能證明什麼，而且在任何方面均不能認為一般民衆業已改變態度順從該黨的意旨。

九三。在鄉村區域內——這些區域對匈牙利極為重要——該政權曾用盡方法來加強它的控制，根據我們所獲得的情報，土地集體化運動在表面上已發生效果，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國領袖們鑒於農民的反抗態度認為最好暫停推行。馳名的 Tokay 葡萄園今夏因農民無故缺工和怠工以致釀成事件，在 Szolnok 亦有相同情形，據稱在那裡約有三十名農民失蹤。因此，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其最後一次會議中不得不鄭重宣告將以最謹慎和具有彈性的方式來推進集體化運動。這個政策似可證明該政權已遭遇到某種失敗，並且在事實上它的弱點已在其他方面暴露出來，我們非常重視這些弱點。

九四。儘管官方否認——本人係指匈牙利總理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以及司法部長於二月二十七日所發表關於法院業已結束反革命案件的審判的各項陳述而言——在鎮壓解放運動三年以後審判與執行死刑仍在繼續下去。匈牙利電訊在本身會告訴我們說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一日間舉行審判的結果，有五個被控陰謀推翻人民政府的知識份子曾被判徒刑兩年至十年。

九五。Sir Leslie Munro 在其報告書中會提出下列一段：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這是約六星期前——“布達佩斯一位‘匈牙利發言人’在答復西方國家新聞記者發問時承認最近會處死若干據說在一九五六年事變期間犯罪的人。看起來這些死刑及其他長期或無期徒刑的判決是今年年初審判布達佩斯近郊工業區 Vjpest 一些人的結果。據稱被判死刑者十人，在八月十三日前後被處死者有八人。聽說被判處徒刑者共計二十六人，其中最短的刑期為五年。”〔A/4304，第三一段〕。

九六。根據同一來源，證實了匈牙利另有一次重要審判，許多青年被控“在一九五八年犯了政治罪”而受審判——根據匈牙利一位官方發言人所稱〔同上，第三二段〕。該報告書又接着說：“根據了這些背景，我們必須考慮最近所獲的使人憂慮的若干報導，這些報導引起了各方的普遍關注深恐不久再有執行死刑的可能。〔同上，第三三段〕。

九七。倘若匈牙利政府真有像它希望我們相信的那種把握的話，那末它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判刑九年的 Tibor Déry，判刑六年的 Gyula Héy 以及 Domonkos Kosáry, József Gáli, Gyula Obersovsky 等人還有其他有聲望的匈牙利知識份子關在牢裏，會不會覺得侷促不安？全世界的知識份子對於這些人的命運都非常關注——例如，筆會曾於今年七月間設法請求匈牙利司法部長寬待這些人，但未生效。

九八。布達佩斯派來的代表堅稱沒有匈牙利問題。但是很不幸的，從全世界人民以及代表他們的大會看起來，這個問題是仍然存在的。否則匈牙利政府就顯然不需要有何掩飾，而聯合國代表將能執行第十三屆會委託他收集情報的任務而不致於受阻了。我們仍在希望它們這種不合作態度將會更改，而且有關政府也會決定幫助 Sir Leslie Munro 執行他的任務。照我們看來，這才是證明我們議程上正確稱為“匈牙利問題”不再存在的最佳方法。

九九。二十四個國家向大會提出措辭慎重而溫和的決議草案，目的就在於此。聯合提出此項草案的法國代表團要再度說明草案決無任何冷戰作用。正如我們一向所說的，我們所要求的無非是使匈牙利人民能夠逐漸恢復引起他們於一九五六年叛變的民主自由權利，以及最後能夠讓他們自由表示政治願望；我們希望大會將堅持它本身所有的各項原則並以極大多數來通過我們的決議草案。

一〇〇。Mr. NESBITT（加拿大）：加拿大代表團以沈痛的心情來討論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報告書，這份報告書具有迫切的和長期的重要性。我們今日參加此次辯論覺得很傷感，因為匈牙利問題此刻仍在我們的面前，而且最近又有新的關於違反人權及不管許多國家的良好意見的指控，問題更趨嚴重。

一〇一。聯合國代表的報告書——這位代表的智慧與權威是我們所深知的——指出刻在匈牙利有一個非常嚴厲的，採取壓制手段的政權繼續在控制匈牙利人民的生活。倘若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及十一月間這是

應由聯合國關注的一個人道與法律上的問題的話，那末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當這些指稱的壓制情事正如該報告書所稱仍極嚴重時，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聯合國繼續關注這個問題的權利。

一〇二。加拿大代表團知道匈牙利政府如何屢次否認關於壓制情事的指控，而且也知道它與少數附和它的會員國如何堅持，不論過去與未來在匈牙利境內發生的任何事故本質上均屬國內管轄，因此在法律上超出大會關注範圍。

一〇三。當然，每一個會員國有權將其內部安全問題看作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範圍的事項。加拿大政府對於這一點並無異議。但是當一國刑法及行政過於嚴酷以致違反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的精神時，則問題的某數方面可能成為在本質上應是聯合國所關懷的。

一〇四。因此，加拿大代表團既不能同意否認事實，亦不能同意否認聯合國有權關注此問題。我們的立場係根據一項簡單的主張：鑒於一九四七年巴黎和平條約的各項規定及其對匈牙利人民獨立與人權的保證，又鑒及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匈牙利所發生的暴動事件，大多數會員國不但相信有一個國家會非法“干涉”匈牙利內政，致使該國發生重大的分裂，並相信在匈牙利會發生重要侵害人權事件而聯合國不能置之不問。而且在軍事干涉階段過去以後仍繼續有此種侵害人權情事。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並承認的事實。

一〇五。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軍事干涉時期已經過去而匈牙利政府對其人民所採的行動竟與各國對人民所應有的良好行動標準有如此重大的抵觸，聯合國實無法再予漠視。再者，倘匈牙利政府果真希望消滅這些指控的話，它至少應照聯合國自一九五六年以來所通過的請求合作的各項決議案提供某種程度的合作，特別應准許聯合國代表作實地調查，俾使其能根據確切訪問的結果向大會具報。

一〇六。我們都知道這事的原委，正在主張一個主權國有權不使其內政受到外來干涉的匈牙利現政府會拒絕聯合國對該政權在一九五六年秋事件以後的一切設施加以調查或作任何其他種類的調查。本人推測倘若沒有最近某種發展的話，即使在指派聯合國目前這位代表以後——他的報告書此時已放在我們面前——這問題恐仍將照這種情形繼續延宕下去。這些發展之一就是麥克米倫首相、艾森豪總統與其他西方領袖以及赫魯曉夫主席竭力造成的，鬆弛緊張局面的基礎，使大國有舉行會議的可能，以便解決使它們分裂

的若干困難問題。一種新的精神——不論其稱爲大衛營精神或簡單地稱作一種求取“和解”的新努力——此刻已普及於世界政治兩大集團間重要談判的各方面。大家都知道匈牙利政府與蘇聯政府有最密切的聯繫，加拿大政府深感詫異的是匈牙利對於調查事實真相及目前以一種新精神爲雙方陣營尋求解決彼此重大傾軋的健全基礎的努力，繼續採取不合作態度，有違政治和道義原則，而匈牙利的友邦竟不加勸導。

一〇七。倘若這還不足以使我們注意聯合國代表報告書內容的話，那末根據加拿大代表團的意見，我們有理由相信，或至少是懷疑，匈牙利在最近數月內也許會有新的和駭人的事件。本人在這裡指的是聯合國代表報告書第三〇段至第三四段，這幾段載有世界各地報紙最近的報導，據說自一九五六年以來有許多青年人曾被審判而這些人在當時尚不到匈牙利刑法所規定的犯某種政治及類似罪行適用重刑的年齡。本人要說加拿大政府不一定相信過去數星期在加拿大與美國流行的以及在許多國家報紙上廣爲登載的一切謠言。但是本人不能否認這些報導使我們深感不安，而且加拿大人民非常憂慮認爲這些報導可能是確實的。

一〇八。本人深知關於支持所謂對青年人適用酷刑的各項證據——本人用這個名詞的最廣泛意義——按其性質而論也許不能充份滿足對這種證據要求最嚴格查考的觀察家。可是，除了報紙的記載外，在這方面還有衆所周知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第九號公報，該公報會詳細提及祕密審判，被控青年人的自白以及執行死刑等公報載於國際法學家委員會雜誌最近一期中，作爲一項附件，對於公報所載我們不能等閒視之。許多可靠的法學家，包括若干加拿大人在內，均是該組織的會員，該組織的認真努力及其所作結論都是不容置疑的。

一〇九。本人很知道匈牙利中央委員會第一祕書 Mr. János Kádár 在本年十月三十一日向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布達佩斯支部發表的一項陳述中會正式否認這些話。但是我們同樣地知道官方否認乃是該國政府的自然反應，如果希望它提出任何其他聲明那才是天真的看法。

一一〇。這裏我們所需要的當然不是否認，而是能幫助消除此刻開始妨礙匈牙利與許多會員國間關係的嚴重的猜疑態度。加拿大代表團祇希望能使各地善良人士知道各方所作的並在聯合國代表報告書中提及的這類指控都沒有根據，而且匈牙利政府適當地行使

其政治權力的情形也與面對着維持公共秩序的正常問題的任何其他國家一樣並無二致。

一一一。照加拿大政府的意見，對於那些不願永遠對匈牙利政府抱懷疑態度的同情觀察家匈牙利政府能使他們滿足的唯一方法就是准許某種調查，由聯合國或任何其他可被接受的機關來擔任。

一一二。我們堅請匈牙利政府接受大會自一九五六年以來屢次通過的邀請匈牙利對這種調查從事合作的各個決議案並不排除採取其他辦法的可能，只要這些辦法能夠獲致可以滿足我們中間對這些指控深感憂慮的人的公正情報。當然，匈牙利政府也要保全它在世界上和在聯合國內的名譽。匈牙利政府當然也要消除此刻許多會員國對它所抱的逐漸增加的憂慮態度，特別是最近關於被控犯政治罪的青年人的審判及可能判處死刑所引起的憂慮。

一一三。匈牙利政府能否邀請國際紅十字會或其類似的非政府的宗教和慈善機關作適當調查並向世界各地報紙報告，俾消除最近數星期來因各方時常提及的種種指控所引起的一切疑慮與傳說？加拿大代表團竭誠地向匈牙利政府呼籲。你們是否願意幫助鬆弛國際緊張局面並促成刻爲一切國際政治前途所繫的高峯會議，或願意損壞國際關係並使此種新出現的“和解辦法”——不論其性質是如何的狹窄或廣泛——更見困難或甚至不克實現？

一一四。最後，本人要問匈牙利政府，准許聯合國代表或大會指派的任何機關或某種私人機關作這樣的調查能有什麼損害嗎？這決不會發生損害其主權或獨立的問題。匈牙利成爲本組織的會員國便可證明它的地位，允許作我們建議的這類調查不會絲毫損害此項地位。但若繼續拒絕調查，則將大大地損害它必然要想保持的另一地位，即作爲國際社會中的一個會員國的地位，這個會員國在其對本國人民的待遇及對人權的保障方面的名譽此刻正受到重大的打擊。

一一五。因此作爲匈牙利問題決議草案聯合提案人之一的加拿大代表團將支持任何合理措施，鼓勵匈牙利政府對這些努力進行合作，以免妨礙今日對一切國家皆有影響的這種國際關係上的新精神。我們竭誠希望匈牙利政府處置年青的罪犯並無世界各地報紙所報導的那種有損匈牙利名譽的情事，但是我們不能滿意於它們的保持緘默因緘默可能暗示有虧心之事。匈牙利政府應使我們大家化猜疑爲滿意，焦慮變成安心。

一一六。Mr. ORTONA (義大利)：大會正在再度審議匈牙利問題。這次重新辯論是因為大家對匈牙利情勢仍有重大憂慮很不安心的緣故，這些感覺在全世界的輿論中甚為普遍。根據我們所知道的，匈牙利政權壓制人民的情形不但毫無改善，仍在繼續使不幸的匈牙利人民承受極大的痛苦。聯合國代表報告書即是此種情形的有力證明。

一一七。蘇聯政府與匈牙利當局不給 Sir Leslie Munro 任何形式的協助，使他不能執行——即使在有限度的範圍內——本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的一項決議案所委託他辦理的任務。當然我們無法想像，大會會默不作聲讓這種情形繼續下去。大會應該對聯合國代表報告書有所表示，這位聯合國代表雖然絲毫沒有獲得匈牙利當局的合作，但是居然能夠搜集到證據並根據事實揭露一種非常悲痛的情形。

一一八。大會在過去三年內曾就匈牙利問題通過十項決議案並會一再承認國內發生的嚴重情勢為國際所關懷。我們再不能承認本組織對這問題不應置喙的說法。不論過去與目前，我們所關心的不祇是匈牙利的國內情形，而我們此刻所做的也不是干涉一個會員國的內政。每一個人無疑地承認，倘若各國的行動不能保持一個最低限度的水準，對於國際社會所表示的願望不作最低限度的順從的話，那末我們就缺乏達成真正和平的先決條件，而各國間的積極合作就不可能實現。

一一九。有些代表團曾在我們的辯論中主張在目前討論這個問題將妨礙正在發展中的鬆弛國際緊張局面的各項努力，並在大衛營精神內闖入一種有爭議的因素。

一二〇。義大利代表團充份瞭解國際政治中的這種新趨勢，而且本人要在這裡堅決地說明我們贊成以各種可能方法改善國際氣氛。我們希望有這種改善，而且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來實現這種改善。但是這不是問題。問題依然是那個我們在一九五六年所不幸注意到的而且一直沒有離開過。換一句話說，這問題仍與本人在去年發表演說時一樣，當時本人曾說：

“堅持我們的決議案並非主張冷戰或權力政治：我們最為關念的是匈牙利人民的命運…這應為我們主要的目標，我們進行辯論的理由，我們決議案的意義與旨趣。”〔第七八六次會議，第一七〇段〕

一二一。事實上，我們今日放在面前的不過是再

度向蘇聯和匈牙利提出的一項籲請，讓大會的決定有正當的發展而已。倘若我們不管蘇聯積極干涉匈牙利情勢的歷史背景，那就顯是我們的疏忽。這項歷史事實已由蘇聯最高當局最近發表的聲明予以公開證實，這些聲明——本人特別提到赫魯曉夫先生於十二月二日在布達佩斯所發表的——曾提及蘇聯駐留匈牙利以及它們最近在該國採取行動的理由。本人在這裡要附帶說明，他說這些話是非常坦白的，據說蘇聯阻止匈牙利某種趨勢的發展早於一八四八年就開始。當然我們對於這樣一種態度不能默默表示贊成。

一二二。就匈牙利當局所應做的工作和責任來說，本人要指出指派 Sir Leslie Munro 為聯合國代表，“就有關實施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之重要發展情形向各會員國或向大會提具報告”的那項決議案〔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曾給匈牙利當局一個極大的機會。事實上，Sir Leslie Munro 倘能提出匈牙利國內情形已恢復正常的報告，還有比它更重要的發展嗎？

一二三。匈牙利當局告訴我們說，匈牙利國內情形並無特異之處，外國軍隊的駐留匈牙利境內祇是實施華沙條約的結果。但是倘若真是這樣為什麼不讓 Sir Leslie Munro 入境呢？他的訪問可使目前的匈牙利當局有適當機會證明在大會中所表示的恐懼與顧慮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據我們所知實情並非如此而且我們亦沒有確切證據證明自一九五六年開始的行動以及嗣後發生的使全世界震驚的一連串重大事件已有改變，我們引以為憾。

一二四。儘管它們不給 Sir Leslie Munro 任何便利，他們報告書所涉的範圍甚廣，並且似乎是絕對公正的。報告書所載各項事實是無須解釋的。正如 Sir Leslie Munro 所說，一九五六年十月蘇軍似有撤退的希望，這是確實的，還有一點亦是確實的，本人引證下面一段報告書：

“去年舉行的審判與判處死刑事件沒有引起像 Imre Nagy, Pál Maléter 及其他匈牙利愛國志士的命運於一九五八年六月所引起的那種全世界的關注”〔A/4304, 第二十二段〕。

但是大家亦知道，匈牙利現有許多知名的智識份子和老老小小的愛國志士——我們恐怕其中有不少年輕人在內——正在等候審判。

一二五。最近有一位匈牙利政府發言人，Gyaroo 部長，公然對一位英國記者說，政治性的審判仍在進行

中，並有一部份死刑業已執行。大家亦知道匈牙利的司法程序仍採用即決方式，而整個法律制度的機構是不正常的。雖然使 Sir Leslie Munro 改變其放棄任務的初衷的倒不祇是匈牙利國內這許多悲痛的情形。他作出此種決定是因他想到這樣會對匈牙利人民有利——借用 Sir Leslie Munro 自己所說的話——他的決定是根據大會決議案的要旨，讓他促成“本組織與目前匈牙利當局間關係之改善”〔同上，第一五段〕。

一二六．我們的目標未變：世界各國有權獲悉真相和繼續向匈牙利當局呼籲，以期減輕人民痛苦並停止壓制事件。關於這一點，我們覺得宣告大赦可以證明匈牙利的情勢已逐漸向着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正義的途徑發展。這一類的大赦若以誠意執行將與大會若干年來所設法促進的目標相符，即減少人民痛苦及恢復正常情形。

一二七．義大利代表團會聯合其他代表團向大會提出當前這項決議草案。我們的宗旨不在互相指責或重啓冷戰；我們在道義上有重申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的義務。本人還要以義大利人的地位來說義大利對匈牙利及匈牙利人民保持友誼是我們的傳統，而我們亟願看到匈牙利國家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間再度獲得它應有的地位。就大衛營精神來說，它仍舊是感召我們的一種力量。我們祇能說匈牙利當局倘能表示誠意並對大會決議案加以考慮那就是對這種精神的最佳鼓勵。匈牙利若能滿足聯合國的希望與要求當可幫助鬆弛國際張緊局勢，並可向全世界證明大會所作努力——即努力使匈牙利恢復在愛好和平國家間的新的政治道德標準——不是毫無結果的。

一二八．Prince ALY KHAN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代表團是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提案者之一，Sir Leslie Munro 為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就是由該決議案指派的。對於該決議案所委託的任務，Sir Leslie Munro 曾以沉着忍耐，和堅強的態度並本着良知來執行，而且忠實地依照決議案各項規定及聯合國宗旨與原則的精神；我們應當對他表示深刻的敬意。

一二九．倘若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完全達成他的任務的話，那是因為他處於一種無法控制的情形下，特別是因為蘇聯與匈牙利當局絕對拒絕遵守該決議案的規定或與聯合國代表合作。這不是聯合國或其代表對這事失敗了，而是本組織中有些會員國未能合作實施大會的決議案。

一三〇．但是我們並不灰心。我們不承認犬儒主

義和失敗主義，我們要表示希望蘇聯與匈牙利當局將改變它們目前的堅決立場，對匈牙利問題提供過去所不會有的合作。倘果有這種情形，我們將首先歡迎這種表示真願促進各國間和平與友好的新證據，我們特別歡迎蘇聯作此表示。

一三一．大會的決議案不是隨便審議的，也不是隨便通過的，聯合國會員國決不能等閒視之。我們認為由大會決議案表示出來的世界輿論是促成世界和平的一項重要因素，而且我們覺得本組織各會員國都有確切義務接受世界輿論的判斷並遵守大會決議案的規定，不論它們是否喜歡這些規定。

一三二．我們目前的問題並非遵守或不遵守大會決議案的問題；我們亦不認為匈牙利問題在任何意義下是一個冷戰問題。相反的，這個問題與所謂冷戰絕無關係。這裡所涉及的問題是最基本的人權問題——是剝奪匈牙利人民的人權問題。照我們的意見，憲章各項規定中，沒有比有關人權及基本自由更重要的了。

一三三．巴基斯坦代表團一向堅決地支持並將繼續支持旨在恢復這些權利與自由的各項措施，不論被剝奪人權與自由的是何國人民，造成匈牙利情勢的各項事實是簡單明瞭的。匈牙利人民生活在一個由外國支持的嚴酷壓制政權下，他們的人權與基本自由仍在被有系統地剝奪着。

一三四．在這種情形下，聯合國此時倘不再度促請注意此項不幸情勢並採取它所能採取的行動來減少匈牙利人民的痛苦，那就不但對於不幸的匈牙利人民並對於全體人類都沒有盡它的責任。

一三五．爲了這些理由，巴基斯坦代表團本年度又與若干代表團聯合提出關於匈牙利問題的一個決議草案。大會此時審議的這項決議草案是我們所應當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因此，我們希望並相信此項草案將獲得大會內極大多數的支持及直接有關國家的較大的和較熱烈的合作，俾便聯合國代表繼續工作，不再受到阻撓。

一三六．Mr. BUDO (阿爾巴尼亞)：鑒於本屆會中的辯論普遍地顯示出良好的氣氛，若干重要問題——例如關於裁軍及停止核試驗等問題——業已獲得圓滿結果，出席本大會的各代表團直到最近為止還認為聯合國在本年度將以一種更完善和更合憲章宗旨與原則的精神來結束它的重要工作，憲章規定本組織負有協調各國行動的神聖任務，俾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以及發展各國間友好關係與合作，為整個人類謀幸福。很不幸的，美國某數重要集團故意在這個期間擾亂此種氣氛不讓我們本着與憲章的旨趣與文字相符的精神來完成我們的任務；在第十四屆會行將結束時，他們又照過去數屆會的情形，再度提出此項陳舊和腐敗的項目“匈牙利問題”，這是一個虛構的問題，藉以滿足一種無恥的要求。因此，這些重要集團採取了一種完全不管大會議事規則和公然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措施，他們忽然提出所謂匈牙利問題，以資繼續有系統地干涉屬於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內管轄範圍的事項，並發動冷戰，分散聯合國直接與保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不同政制的各國間的共存與合作有關的若干重要問題的注意力。他們將這個問題留着作某種用途。他們強迫聯合國再度進行這種無益的討論，這種討論祇能妨礙國際緊張局面的鬆弛，有損聯合國在世界各國人民心目中的信譽。

一三七。在即將結束的——並正在延長中的——第十四屆會中，作這次辯論到底有什麼理由呢？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真的發生了根據議事規則必須將一新項目列入議程以便進討論並採取有關措施的重要和迫切事件麼？

一三八。事實上並無這類事件發生，而且正如過去各屆會一樣，此刻從事這次辯論是基於同一策略，同一動機和同一挑釁目的，這些策略、動機與目的促使聯合國不得不在本屆會中繼續公然違反憲章的基本原則來干涉一個會員國的內政。

一三九。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堅決抗議這種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怯懦企圖。本組織允宜在此時爽快地結束這種自欺欺人的活動，這種活動的目的是在改變憲章為本組織規定的途徑並使它採取一種危險的措施，各國間的關係很可能由是趨於惡化。

一四〇。這些活動的真正唆使者在過去數屆會中曾為達成同一目標，利用他們的一個工具，即所謂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可憐紀錄是衆所周知的——這項企圖失敗後，它們就強使大會第十二屆會通過一項非法決議案，並指派一位負責實現同一目標的代表來替代這個特別委員會，這樣他們就可以保留所謂匈牙利問題並續以聯合國為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論壇。

一四一。他們將這個所謂問題列入本屆會議程的方法——說得最客氣些是一種曖昧的方法——他們為保證這項目列入所用的手段和所作的努力以及在總務

委員會與全體會議中若干代表團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均證明了這問題的徒有其表以及提案人把一個虛構的和不存在問題作為一個重要和迫切的問題提出時所遭遇到的困難。

一四二。我們此刻討論的這項報告書的一個或數個撰稿人曾採用其前任——特別委員會——所用的法則，並以同一方法來誹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因此此項毫無內容的報告書並無任何新資料，僅是重述過去發表的謬言與攻訐而已。他們一再申述同一論據，據說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境內仍有在報告書撰稿人所不喜歡的司法制度下舉行審判的情事，又說匈牙利境內駐有外國軍隊以及所謂聯合國代表願意繼續進行工作等等。

一四三。報告書的內容以及所載關於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虛構事實、誹謗和嘲笑意見再度反映出提出這種報告書的真正理由及其撰稿人的目的；這些是某些西方集團對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權抱着顯明的仇恨與敵意的證據，該政權為匈牙利人民所成立並將由他們堅決地加以保衛。報告書所載的這種意見反映出這些集團的憤怒，因為他們更明確地看到在匈牙利以武力恢復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幸企圖失敗以後匈牙利人民在其政府的領導下已向着進步與繁榮的途徑邁進。

一四四。關於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和十一月所發生的事件此時無須作詳細的檢討。為了鎮壓匈牙利恢復 Horthy 政權及其同伴的權力並將該國變成一個侵略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據地起見，某數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特別是在美利堅合眾國的集團，會利用在匈牙利的少數反動份子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大膽的宣傳賄賂，運武器入匈牙利，間諜，在西德訓練特別部隊等方法——來為匈牙利反革命運動作準備工作，這是盡人皆知的一項無可爭辯的事實。

一四五。大家都知道，這項由帝國主義者組織及支持的反革命事變是完全失敗了。匈牙利人民及由匈牙利工人及農民組成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協助下業已完全擊破了反革命活動。

一四六。蘇聯及其軍隊答應匈牙利政府的請求從事協助匈牙利人民，顯是履行它們在一九五五年華沙條約下所負的義務。蘇聯這樣做就是執行了一項與國際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原則相符的友好義務，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是建築在此項原則上面的。蘇聯軍隊幫助匈牙利弟兄們打倒反革命運動，不但是幫助了匈牙利人民保衛人民民主制度及其革命目標，同時還

防止匈牙利在歐洲中心區域成爲一個製造戰爭的溫床及發動侵略的跳板，這對於其他人民共和國的保衛以及歐洲與全世界的和平都有極大的貢獻。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人民——特別是各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均向它表示深切的謝忱。

一四七．我們在前數屆會中，已有機會指出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各項控訴是謬誤的，沒有根據的。報告書所稱各節無非誹謗性質或是完全屬於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內管轄範圍之事項。

一四八．蘇聯軍隊駐留在匈牙利境內——正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代表所說明的——祇與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及華沙條約其他當事國有關係。

一四九．再者，蘇聯已就這個問題提出具體提案——蘇聯代表已說明這點——但並未引起西方國家的反響。

一五〇．它們以各種方法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進行的一切敵對企圖、誹謗及各種攻擊，包括所謂特別委員會、特別代表，甚至其他特別程序及工作等顯然一定會失敗的。

一五一．匈牙利人民在渡過了國際反動派強迫他們忍受的難關並擊敗了反革命份子的活動以後，此刻他們正過着一種自由和艱苦奮鬥的生活，並集中力量在他們本國內建立社會主義。匈牙利人民在他們的政府與社會主義工人黨——該黨愈來愈受到人民的忠實擁護——的領導下，最近已於各方面獲得重大成就。去年十一月間舉行的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了良好的結果，足證匈牙利人民有加強他們民主制度的決心，同時亦證明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深切愛好。

一五三．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在經濟與文化發展方面已有不斷的進展。由於匈牙利民衆在他們政府的領導下所表現的決心與熱忱以及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與無私的協助，三年前爲反革命事變所破壞的匈牙利經濟此刻已完全恢復。

一五三．工業和農業已經復元，而生產亦已提高。生活水準亦在迅速提高。在一九五七年年底時生產與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都已到達甚至超出一九五五年的水準。工業總生產量逐年均有增加。自一九六〇年起至一九六五年爲止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將爲匈牙利展開其他發展的廣泛機會。

一五四．許多政府代表團、旅客、政客、科學家及新聞記者等在訪問匈牙利後都對該國情形及匈牙利

人民的成就表示讚美。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上次在大會一般辯論中發言時曾邀請大會全體代表訪問匈牙利，當時他說大會任何一位代表隨時可以訪問匈牙利，“祇要他是自動去的，而不是根據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有敵意的一個決議案去擔任某種任務的”。〔第八二〇次會議，第一五〇段〕。

一五五．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某些帝國主義集團雖在匈牙利和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失敗了，但他們仍對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着各種干涉及顛覆的危險活動。

一五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民民主共和國迭遭它們的挑釁行爲及毒陰謀的禍害，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就是其中之一。

一五七．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曾在過去數屆會中向大會提出關於某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利堅合衆國，干涉阿爾巴尼亞內政，對阿爾巴尼亞從事顛覆活動以及侵犯其領土完整與主權等許多事件的無可置辯的證據與文件。

一五八．他們爲達成這種目的起見，曾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例如，激烈的宣傳運動，特別是“自由歐洲電台”及“美國之音”的廣擴，美國國務院的各種正式佈告，侵犯領土完整及領空的行爲，間諜及特務人員的滲入，破壞工作及各種顛覆活動。我們不欲重提這些事實或舉出嗣後發生的事件，以免耗費大會的時間。但是，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卻不能不提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這件事至少可說是構成一項干涉阿爾巴尼亞內政的行爲。

一五九．每年在阿爾巴尼亞國家獨立日，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院總要發表一項聲明，這種聲明是故意干涉阿爾巴尼亞內政的行爲也是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主權的一項威脅。

一六〇．美國國務院又於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十日前，發表一項聲明，其中曾說：

“阿爾巴尼亞人民爲爭取民族生存作長期的與勇敢的鬪爭，這件大事在阿爾巴尼亞民族遭受蘇聯控制的今日，對一切自由國家人民有特殊的意義。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阿爾巴尼亞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及充份享受人權與自由的願望表示同情與了解。”¹

¹ 發言者用英文引述。

一六一。因此，儘管有鬆弛國際緊張局面的跡象，美國國務院堅持其進行冷戰及對阿爾巴尼亞人民與政府採取公開敵對態度的政策，本年亦非例外，它毫不猶豫地發表一項聲明，這項聲明，公然違反各主權國家間關係所根據的基本原則以及不許聯合國會員國干涉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事項的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

一六二。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遵照本國政府的命令再度對美國國務院這種不能容忍的行為提出最堅強的抗議，並要求終止這種違反憲章的文字與精神以及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的活動。阿爾巴尼亞人民憤怒地和輕蔑地拒絕美國國務院這種誹謗這種粗魯的干涉行為。

一六三。對於美國當局這種伎倆可作一種解釋，即美國某些有力集團對社會主義國家痛恨入骨，以致無法自制，終於採取這種國際關係歷史中從無前例的活動。

一六四。我們甚至還可以說就阿爾巴尼亞的情形而論，某些政治家迷信身屬一個強國所感到的光榮，當他們的一切敵對企圖——特別是他們的一切挑釁行為——都因為弱小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其人民與政府所採取的不讓步與堅決立場而不生作用，他們就老羞成怒不能自己。

一六五。我們要提醒這些人——不論他們是誰——雖然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小國家，但是其人民對於這個國家對其悠久的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鬭爭的歷史以及對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佔領軍作英勇戰爭而創立的人民政權感到無比的光榮，在這些佔領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和德意志納粹份子——中間會充滿了阿爾巴尼亞的戰犯與賣國份子，而美國卻僱用這些戰犯與賣國份子，要想再度利用他們來對抗阿爾巴尼亞的人民。

一六六。阿爾巴尼亞人民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一樣，不要美國帝國主義者所提供的自由與獨立；他們在過去已經飽嘗了這種自由與獨立，而且經驗給他們許多教訓，教他們警惕並保衛他們的收穫，他們的自由與他們的獨立。阿爾巴尼亞人民並不孤獨，他們和強大的忠實的友邦站在一起，可以像過去一樣保衛他們的收穫，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獨立以及他們的民主政權，不論西方帝國主義集團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

一六七。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

以及一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均是根據主權平等、互信與互尊以及友好與互助等原則。根據了這些原則加上主要是由於蘇聯不自私的協助，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在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方面才有這樣的順利成就。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友好關係及團結一致乃是它們的獨立與安全及世界和平的確切保障。

一六八。國務院的行為祇是美國某數方面不尊重各國間關係所應依據的最簡單標準以及他們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例之一。此外有許多其他事件可以提及我們無須離題過遠，不妨一談美國高級官員在本年七月所宣告的所謂淪陷國家週，那時正當各大國的外交部長在日內瓦舉行會議。

一六九。主席：本人可否向阿爾巴尼亞代表提出一項請求？本人本不願意提出這種請求，但為保持這次辯論的尊嚴並保證辯論不致離開我們所討論的題目太遠起見，本人覺得在顧全一切禮貌的條件下，必須向他提出這一點意見。本人會等待他結束他對一件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無涉或無直接關係的事項的言論，但是既然他對這事作過於冗長的陳述，本人要請他僅就刻在討論中的項目發表意見。

一七〇。阿爾巴尼亞代表可以繼續他的陳述。

一七一。Mr. BUDO (阿爾巴尼亞)：我們正在討論一個問題而事實上這問題是為了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而“製造”的。本人僅提出各項論據來證明美國的政策是繼續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而這種政策既然適用於阿爾巴尼亞，本人就不能保持緘默。無論如何，本人已經說完了關於阿爾巴尼亞所要說的話。

一七二。美國的干涉行動不僅以社會主義國家為限，對於拒絕接受美國政策及維護美國利益的其他國家，美國亦進行干涉。

一七三。某些帝國主義集團正在盡其全力使亞洲和遠東的緊張局勢惡化並助長某些侵略集團的顛覆及軍事活動。這便是美國軍隊佔領外國領土的情形，例如在南韓、台灣、越南及寮國等處，造成了危害這些區域的和平的情勢。

一七四。在全體會議及各委員會中辯論各個議程項目時，許多代表團會對人類在新的國際氣氛中的前途表示樂觀。很多代表團對於蘇聯國務院主席赫魯曉夫先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先生的會談表示滿意，並認為目前的政治局面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很有促進和平的希望。無疑地這種希望反映出全世界的人民竭誠盼望冷戰政策與發生另一次衝突的危機將永遠消逝。

一七五. 聯合國能夠而且必須在改善國際情勢及建立國與國間的睦鄰合作關係，以增進彼此利益方面佔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很不幸的，經驗告訴我們，聯合國竟然避開世界各國人民所交給它的任務，不但沒有促成國際緊張局面的鬆弛，反而變成了一個冷戰的論壇，就像目前的辯論情形一樣。

一七六. 所謂匈牙利問題係冷戰軍火的一部份，祇會恢復國際緊張局面，並使聯合國無法依照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來促成和平解決國際問題和建立各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關係。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認為聯合國在此時允宜爽快的取消這個不存在的問題並拒絕向大會提出的這個決議草案。

一七七. DATO' KAMIL(馬來亞聯邦)：匈牙利問題再度被提出大會討論。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報告書帶給我們悲痛的消息，即蘇聯與匈牙利當局繼續堅決拒絕與聯合國合作，實現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不幸事件發生後所通過的若干決議案所載的目標。

一七八. 大會第十三屆會曾遇到同一情形，當時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對於蘇聯與匈牙利當局繼續拒絕與聯合國合作表示遺憾。大會又表示對於在蘇聯軍隊繼續出現之陰影下，匈牙利境內繼續壓制匈牙利人民之基本權利及政治言論自由一事深感遺憾，並請蘇聯及匈牙利當局停止此種壓制措施。大會在同一決議案中宣告聯合國將繼續據有匈牙利情勢，並為此決定派 Sir Leslie Munro 為聯合國代表就有關實施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之重要發展情形提具報告。

一七九. 這個決議案簡單明瞭，不需解釋，並因鑒於匈牙利問題業已引起全世界普遍注意，本人無須提及促使大會通過這個決議案和以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若干決議案的不幸情況與事實。

一八〇. 馬來亞聯邦代表團要在這裡對於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 Sir Leslie Munro 設法與蘇聯及匈牙利當局進行談判的努力不懈，表示嘉許。我們認為他已經試探過，可能使他與各關係當局進行公開討論以實施大會決議案的一切途徑。這些努力的最後終歸無效，當然不是 Sir Leslie Munro 本人的過失。事實上，本人要說他在這方面所表現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是值得大會嘉許的。

一八一. 儘管大會通過了許多決議案，儘管世界各國在聯合國這個論壇上向蘇聯及匈牙利當局一再提

出實現這些決議案的目標的請求，這兩國當局仍不改變其態度，馬來亞聯邦代表團深感不安。它們繼續否認關於這個問題的各個大會決議案的合法性，並根據同一理由堅不承認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一職在法律上的效力。

一八二. 馬來亞聯邦代表團不得不認為蘇聯與匈牙利當局此項態度公然藐視由這些決議案表達出來的人類良知。這種態度將大大地妨礙本組織實現我們保證促進的理想之效力，甚至使本組織作為人類努力保持民族與個人的基本權利及促成國際融洽與和平的象徵變成一種笑柄。

一八三. 這些有關當局曾設法以匈牙利問題在本質上係屬匈牙利國內管轄事件的理由來辯護它們的立場，這裏不妨一提聯合國據有這個問題是由蘇聯軍隊為了恢復一個為自發的暴動所推翻的政權對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變實行干涉的緣故。沒有人可以懷疑大會對這樣一種情勢所有的權力與權利，這種情勢牽涉到外國軍隊對一國人民的武力干涉，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威脅。

一八四. 不僅如此，它們在軍事干涉後接着對匈牙利人民採取壓制措施——例如違反人民意志強迫他們接受一個政權，放逐大批匈牙利人到蘇聯去，以及大規模地審決與處決匈牙利愛國志士——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所載的人權與基本自由。

一八五. 馬來亞聯邦代表團一貫主張我們雖必須保持不干涉任何一國家內政的原則，但是任何問題如涉及違反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所載原則，並可能威脅國際和平及和諧，那就不能認為完全是一個內政問題。

一八六. 不到兩月前，本人在對西藏問題發表陳述時，曾強調此項原則；匈牙利問題在本質上與西藏問題相類似，本人認為馬來亞代表團不得不重申這一點意見。馬來亞代表團並不僅將此種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廣義解釋適用於西藏及匈牙利而已。我們對於阿爾及利亞問題及南非種族衝突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可以證實這點。關於這個原則，本人在對西藏問題發言時曾說：

“我們的主張是任何國家——不論大小、東方或西方——在世界任何部份如果有系統地侵犯人權及基本自由，在道義上均無法辯護，並為聯合國必須據有的問題。”〔第八三一次會議，第一五段。〕

本人利用這次機會來重提本人的陳述，因為本人覺得必須闡明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立場，俾無任何疑義。

一八七。本人此刻要回到聯合國代表的報告書，馬來亞聯邦代表團看到下面一段陳述，感到遺憾與擔心：

“在過去一年中，匈牙利情勢並無任何基本改變足使聯合國鬆弛其對該問題的繼續注意。”〔A/4304，第一九段。〕

一八八。至今為止尚無遵照大會決議案一三一二(十三)各項規定的跡象，該決議案促請蘇聯及匈牙利當局對匈牙利人民停止採取壓制措施並尊重匈牙利的自由與獨立及匈牙利人民基本人權與自由的享受。蘇聯軍隊不管大會請它們撤退仍舊駐留在匈牙利境內。聯合國代表從可靠方面獲得充份情報，證明匈牙利仍在繼續審判並拘禁匈牙利的知名人士，據說他們陰謀推翻政府，並有許多青年人被控於一九五八年犯了政治罪。最近又有關於即將處決若干人的報導。鑒於最近舉行的審判與執行的死刑，這種報導已引起普遍的驚惶與關注。

一八九。本人將不再詳述目前匈牙利當局對匈牙利人所繼續採取的壓制措施。這些均已詳載於聯合國代表報告書中。

一九〇。從報告書中可得一明白結論即匈牙利人民仍在忍受壓制措施並續有恐懼。而且在蘇聯軍隊不斷出現的陰影下，他們仍無法享受基本自由及政治自由與獨立。蘇聯當局對實現大會決議案為匈牙利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所規定的目標堅決拒絕與聯合國合作，這就有力地證實了本人方才所提到的結論。

一九一。馬來亞代表團堅決地認為匈牙利既續有壓制情事，聯合國就必須繼續據有此項情勢。關於這一點，我們堅決要求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一職必須繼續存在。我們希望蘇聯當局將以行動來做到它們時常宣稱的遵守“大衛營精神”，這就真能幫助促進聯合國的主要目標，即國際和平與和諧。它們如能就這個匈牙利問題與聯合國合作，那就必然會加強本組織促進此項目標的功效。聯合國代表報告書對這一點所提出的意見是很恰當的：

“實現聯合國的各項目標顯然必須依靠各會員國與本組織誠意合作實施大會的決議案。”〔A/4304，第二段。〕

一九二。最後，本人必須說明鑒於本人在此次陳

述中所提出的各項理由，馬來亞代表團決定聯合其他代表團向大會提出此項決議草案。

一九三。Mr. AMADEO (阿根廷)：阿根廷代表團要簡略地表示它對於匈牙利問題的立場。

一九四。很不幸的，我們此次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環境並不比前幾年好。關於這一點，聯合國代表報告書所載匈牙利當局為阻止他執行本組織所賦與的任務所採取的措施是很顯明的。因此，此時的情形仍舊是一個會員國的當局拒絕實施本大會一項合法的決議案。

一九五。我們不信，對於這個在四年前曾使世界輿情深感不安的問題，我們有重述態度的必要，世界輿論已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最後的裁判。我們僅須說，在阿根廷人民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心目中，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間發生的事件的回憶仍舊像當初一樣清晰。我們將永不忘記我們所看到的忠於傳統的一國人民——這種傳統使他們躋於世界上最高貴與最剛強的人民之列——慘遭犧牲的那些不幸日子。

一九六。此刻我們無須重述這問題最初提出於大會時各方所發表的意見。那時阿根廷代表團曾對外國軍隊破壞匈牙利主權以及嗣後匈牙利人民在重視信仰與自由而不重生命的原則下所忍受的犧牲，毫不含糊地發表意見。

一九七。在目前的階段中，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對聯合國代表因匈牙利政府不但不向他提出必要的情報並且不准他入境以致未能充份執行任務一事決定我們所應採取的態度。該代表在此種情形下仍能收集了許多證據，證明匈牙利情形毫無改善。

一九八。因此，我們當前這個問題可分為兩點：第一，不遵照大會決議案的規定；第二，繼續推行一種剝奪最基本人權的制度。

一九九。關於第一點——不遵照大會決議案的規定——阿根廷代表團認為這比造成此種事實的具體情形尤為嚴重。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能實行大會所規定的具體調查，這就使聯合國本身的道義力量，亦受到影響。因為這種對本組織的決定置之不問的情形，倘若繼續下去的話，我們就不必再舉行會議對任何問題通過決議案了。沒有武力為後盾的組織完全要依靠各方對它的尊重來使它的行動生效。如果這種組織一貫地遭受輕視、侮辱而不受尊重，那末它不久就會失去力量以致終於不復存在。

二〇〇。因此，倘若我們要使我們的決定發生效力並使人相信的話，我們決不能祇是通過決議案而不

問它們的下落。我們必須密切地注意它們並保證它們的實施。倘若有人反對這些決定，我們就該作適當的制裁。這些制裁也許僅係道義上的制裁，因為我們祇有道義上的力量。但是我們不能實施我們的決定，並不就是說我們祇能聳聳肩膀就算了。我們至少應該對不實施我們決議案的情形予以抨擊。

二〇一。就目前這件事來說，在實體上是不服從，在形式上則是不禮貌。聯合國代表在其報告書中告訴我們說，他於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四日寫給匈牙利政府駐聯合國代表的一封信會被退回，毫無反響。那封信是經過聯合國祕書長退回的。此種退還信件的行爲不論從私人或外交方面來講均是一種不禮貌的舉動，其嚴重性是不能掩飾的；就此時所談的這件事來說，遭受此種侮辱的人不但是受本組織委託任務的人，並且在國際間負有盛譽，做過大會主席，故此項行爲尤見嚴重。

二〇二。關於第二點，阿根廷代表團要請大家特別注意報告書中關於匈牙利目前情形的部份。我已經提過，聯合國代表未准進入匈牙利境內，這就必然限制報告書所載情報的範圍。可是，報告書仍然指出在匈牙利有使我們不能漠視的情形存在。

二〇三。關於這一點，我們覺得必須作下列的闡明：如果我們不僅以人的立場並以各國代表的地位來關注匈牙利的情勢，那主要是因為這些情形起源於一項具有國際性的事件。

二〇四。世界上一切制度並不都是我們所喜歡的。但是我們忠誠地擁護不干涉原則，祇要這些制度不是來自外國不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我們決不干涉。我們相信匈牙利現有情勢是由外國所促成，這是毫無疑義。爲了這個理由——這個唯一理由——我們認爲聯合國有審查這個問題的權利與義務。

二〇五。我們在作了此項闡明以後，要研究報告書所載的各項事實，我們發覺匈牙利在事變發生三年後的今日，仍在繼續實行各項壓制措施。我們特別要請大家注意本年內執行的死刑和判處二十六人做苦工的事實，其中最短者判處五年苦工。此外，我們還聽到不久尙有人要被處死刑，深感憂慮。

二〇六。我們不欲詳細分析此項報告書，因為各代表均熟諳其內容。我們方才提到的各項事實似已足使我們斷言匈牙利人民因爲發生過一項具有國際性的事件仍被剝奪自由與權利。

二〇七。鑒於我們方才所提及的情形，我們認爲關於討論中這個問題的二十四國決議草案代表聯合國所應採取的最低限度的行動。此項草案僅對繼續不理大會決議案的情形表示遺憾並請關係各方與聯合國代表合作。我們希望這種溫和的措辭不會被當事國看作一種態度軟弱的表示，而是堅決盼望匈牙利政府能夠自由作出決定，恢復與它曾經宣誓遵守的憲章原則以及保證人類尊嚴地共存的準則相符的制度。

二〇八。我們抱了這種希望，將投票贊成此項決議草案。

二〇九。Mr. SHAHA (尼泊爾)：尼泊爾代表團過去曾多次就匈牙利問題發言，對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發生的事件和我們認爲處理這個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說明我們的立場。倘若本人今日重述我們的立場，那是因爲我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必須隨時根據有鬆弛國際緊張局勢功效的目前發展來檢討。

二一〇。倘若我們回憶一下，那次事件發生時的世界輿論，我們就很容易看出許多國家——特別是像我們這種小國家——的人民是怎樣地感覺不安與憂慮。匈牙利的鬭爭幾乎成爲小國家爲保持其本身的生活方式及在國際政治中的一種思想路線而與強鄰進行鬭爭的象徵。一個小國家要想自行生活的願望顯已受到嚴重的打擊。

二一一。匈牙利是一個小國家，是一個獨立國家，在當時會爲世界其他各國——包括蘇聯在內所承認而且在當時有一個爲已故的 Mr. Imre Nagy 所主持的政府，這個政府會爲世界一切國家——包括蘇聯在內——承認爲合法及有效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唯一錯誤——倘若可以稱爲錯誤的話——是遵照民意要求外國軍隊從它的領土撤退和宣告它在世界兩個軍事集團間保持中立。

二一二。這個獨立的小國家在一九五六年嚴重危機中會經由 Imre Nagy 的合法政府向聯合國迫切求援。尼泊爾代表團覺得聯合國必須響應這項籲請，並盡其全力來幫助匈牙利。我們採取此種立場是因爲我們了解在匈牙利發生的事件，也可在世界任何其他小國家發生。

二一三。我們知道聯合國尙未能真正成爲一個保護小國家的自由與利益和抵抗富強國家的侵害的工具。但是聯合國作爲這樣一種工具不論是如何的不完善，它是像尼泊爾這樣的弱小國家在危時可以求援的唯一機關。匈牙利爲宣告中立及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對

於像尼泊爾這種信賴不加入任何集團，不簽訂任何軍事協定並欲對各種國際問題按其內容作判斷，而不事先約定採取何種行動的政策之國家，另有一種特別重要的意義。

二一四。這當然與我們思想上的趨向與愛好無關，我們的思想在建立與奠定民主代議制度的誠懇努力中已有顯明的表示。我們介於亞洲兩大文化基地之間，就我們來說我們一向依靠堅決和誠懇實施此刻盛稱和平共存的辦法來保持我們的自由與安全。

二一五。從我們的經驗中，本人必須說明我們依賴此項原則是很有好處的，因為尼泊爾自有歷史以來始終為一個單獨和獨立的整體，縱在兩鄰帝國有重大變遷的時候亦未受影響。在我們的兩大鄰邦中，如有一國根據任何理由認為我們必須受它的保護，那將發生何種情形呢？我們的歷史經驗加強了我們以和平共存原則作為我們繼續生存的基礎的信念。

二一六。對於這事我們自靠自的信心是很強的。我們的總理 Mr. Koirala——他是印度的一個老朋友，他為印度爭取獨立正如他為尼泊爾爭取自由一樣地努力——會對尼赫魯總理所說的襲擊尼泊爾就是襲擊印度的一句話婉轉加以解釋說印度此種友好表示決不含有印度不經尼泊爾的邀請便派兵援助尼泊爾的意思。兩天後尼赫魯先生以極良好的態度嘉許尼泊爾總理對他早先說的一句話所提出的解釋。這便顯出了一大一小的兩個國家如何根據和平共存原則順利地建立起彼此間的關係。

二一七。本人很隨便地約略提及尼泊爾在這一方面的情形，因為我們對於任何國際事件的反響最好是根據我們的民族感覺與經驗來解釋或瞭解。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珍重自由較任何其他事物為甚，根據同一理由，我們不能對於剝奪任何其他國家自由的情事漠不關心。當聯合國對弱小國家向它乞援以抵抗強國的武力控制的請求不予置理時，我們就有理由感覺深切關懷，因為本人已經說過，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看起來，聯合國雖不十分完善，乃是我們在有急需時獲得保護的唯一來源。

二一八。尼泊爾認為聯合國不僅是一個和平組織並為弱小國家的安全與繼續存在所依賴的一個組織。

二一九。因此，我們回顧在過去數年中，聯合國的行動雖不幸很少成就，但尼泊爾代表團認為在這種情形下，聯合國不能採取任何其他行動。

二二〇。匈牙利當局不能在這方面與聯合國進行合作，我們深感遺憾。聯合國的決議案竟遭反抗，而聯合國代表竟不准進入匈牙利。由於此種不合作情形，聯合國的行動大部份仍然無效。

二二一。儘管匈牙利問題缺乏進展，尼泊爾代表團覺得國際政局多少已有改善。西方國家與共產國家的政治家已作建設性的意見交換。這種改善的氣氛常被稱為“大衛營精神”。我們決不願妨礙國際緊張局勢的鬆弛。

二二二。因此，我們所看到的情勢如下：雖然聯合國有了各項決議案而仍未能解決匈牙利問題，但是東西間的緊張情形已有改善。此刻當我們像過去一樣要求再討論匈牙利問題時，我們據告這樣將延長國際緊張局面，但這絕對不是我們的民意。小國家不會夢想控制世界或控制一個地區對於緊張局勢、國際衝突和冷戰熱戰均無興趣。我們知道在每次戰爭後世界地改訂總是使小國家受損失，因此，像尼泊爾這樣一個圖的小國絕對需要和平，既然如此，我們自不會絲毫存有使國際緊張局面延續下去的意思。

二二三。好幾位代表會將匈牙利與西藏作一比較。我們認為這種比較是不適當的。就西藏而論，儘管由於我們與西藏在文化宗教上的聯繫，使我們對迫使達賴喇嘛逃亡的最近發展深感痛惜，但我們不能忽視西藏脫離中國自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的事實從來沒有被人承認過。

二二四。坦白地說來，我們此時仍面對着本人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演說中所提到的下面這種為難情形：

“本人可否向那些自始就認為大會對匈牙利問題採取行動終歸無效的人提出一個簡單的和直接的問題：倘若大會對於匈牙利在去秋因外國軍事干涉而造成的無法忍受的情勢置之不問，這是否有助於聯合國的信譽？這種態度對於促進和平，維護人道以及保障弱小國家的自由是否有利？照本人看來，聯合國採取這種懦弱與無為的態度勢必嚴重地損害到它作為一個主要是擔保各個會員國的自由與權利的組織的信譽。

“因為我們未能建立一個集體安全的軍事辦法——本人在陳述的最初部份中已詳論失敗的理由——難道我們還要阻止集體輿論的自由發表，並在純屬道義範圍的判斷及對聯合國憲章原則與

宗旨的信仰方面亦應阻止有限度的發揮集體影響與力量嗎？〔第六九八次會議，第五七段及第五八段〕。

二二五．在這種情形下，當我們討論匈牙利問題的時候，我們要說明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人民能對聯合國各項決議案作積極性的反響，我們將深為感荷，而且我們相信聯合國必須對這種問題作明白的表示，俾使將來不致再有匈牙利這種經驗。

二二六．像我們這樣的國家都主張有各自探求並建立其社會及政治組織形式的權利與自由。我們祇能希望蘇聯將尊重匈牙利人民的此項不能讓與的權利，並使他們能夠行使這項權利。

二二七．尼泊爾代表團抱着此項希望將投票贊成關於匈牙利問題的決議草案。

二二八．Mr. ALVES MOREIRA（葡萄牙）：我們若將數年來蘇聯軍隊侵入匈牙利的情形作一次誠實的檢討，便能估定聯合國所完成的工作以及尚未完成的工作——這些工作甚多。一國人民業已失去了他們的民族自由，而且儘管自由世界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一致的意見，蘇聯仍未照國際法行事。相反的，蘇聯提出華沙條約來把它的侵略說成合法行為。自由世界曾籲請蘇聯表示誠意，以冀阻止共產國家的侵略，這種侵略有違被征服國家大多數居民的顯明意志。但是，這種努力毫無結果，而且一切情形均證明了今日此項威脅不僅針對着歐洲，連非洲及亞洲都難倖免。

二二九．以安全為藉口而強迫匈牙利人民接受那種“生存空間”殖民主義，實使我們不能盲目地答應共產主義國家的邀請大家和平共存。這點很要緊。蘇聯——及蘇聯一致的全體共產主義國家——要求增加貿易，作為“和平共存”政策的一部份，但是我們應當知道祇有在政治問題不超出可以控制的適當範圍時，經濟團結才能發生促進和平國際關係的效果。若作相反的主張那就是忘記了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三九年的交戰國彼此在戰前都有商業和財政關係，遠超出今日可能與共產主義國家建立的關係的範圍。兩個集團間的緊張局勢倘能鬆弛，貿易的發展自將迅速實現，無須任何一方作何種特殊努力。

二三〇．匈牙利問題是造成我們與蘇維埃國家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如將大衛營精神稱作一

種諒解精神，那末我們必須首先接受國際法，國際法對於每一個人的意義應當是相同的。有人常將聯合國比作烽火，但是登山寶訓告訴我們說：“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二三一．大衛營精神不應被釋為我們應將匈牙利人民置諸腦後，這些人的獨立及人格尊嚴，甚至他們的生命都在遭受剝奪。聯合國憲章明白譴責蘇聯此種行動，而提出華沙條約來辯護也是不相干的，因為該條約第一條規定不使用武力。我們亦不能承認 Kádár 政府向蘇聯所作邀請是合法的，因為這個政府是由蘇聯軍隊設置的。在另一方面，該國的合法政府但後來為蘇聯軍隊推翻的 Nagy 政府曾請求蘇聯軍隊從匈牙利撤退。

二三二．蘇聯代表團曾在大會第十二屆會中，向第六委員會提出一項關於侵略的定義，根據該項定義，一國如派其軍隊侵入另一國的領土，縱未宣戰亦應被認為侵略者。²

二三三．同一蘇聯提案說明“任何革命或反革命運動、內戰、騷動或罷工”均不能作為進行侵略的理由。²因此，照蘇聯本身提案的真意，關於匈牙利問題蘇聯顯然是自認的侵略者。

二三四．再者，我們不應忘記在國際法上找不到請求外國協助鎮壓國內叛變的理由。因此，蘇聯沒有正當理由拒不同意聯合國的合法干涉。

二三五．因此，葡萄牙代表團認為此刻允宜聯合決議草案其他提案人請蘇聯提出證據來證明它的誠意，我們並非保衛一種文明，反對另一種文明，我們是要保衛文明的本身，蘇聯堅持武力剝奪匈牙利人民對這種文明的享受。

二三六．這便是我們審議這個問題時所根據的精神和道義方面的範圍，我們認為聯合國不應拋棄匈牙利人民，而且本人還要說葡萄牙代表團希望聯合國代表 Sir Leslie Munro 所擔任的此項人道的及勇敢的工作順利完成。

午後六時三十五分散會

²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屆會，補編十六號，附件貳，第一節。